

漫談《進學經》之一二

／高明道

依傳統學術的態度，文、史、哲不宜分家。研究文本，自然得瞭解其來歷及根基，所謂語言、文字，而文、史不通，又豈敢探討思想。如此從整合不同角度出發進行探索，優勢在於剖析較具深度，想法不易偏激，結論較能避免走樣，等等。總而言之，好處多多。不過在學科細分的當今，融會文、史、哲的理想似乎不容易達成。學界參考佛典，便往往凸顯出這方面的問題。在此試以《進學經》為例約略說明幾個面向。《進學經》此部篇幅不到三百字、絕不屬熱門的小修多羅在《大正藏》裡編入摩訶衍契經的《經集部》，並注明：「宋居士沮渠京聲譯。」²有關譯者的身分，學者大多毫無保留地接受經藏裡的說法，諸如童緯的遺著《漢魏兩晉南北朝出經籍表》³、王晴慧的靜宜大學碩士論文《六朝漢譯佛典偈頌與詩歌之研究》⁴、崔中慧的香港大學博士論文 *A study of early Buddhist scriptural calligraphy*⁵ 或 Trung Huynh (Thich Hang Dat) 的西來大學碩士論文 *A Reappraisal of Kumārajīva's Role in Medieval Chinese Buddhism*⁶ 等。實際上，日本學界前輩境野黃洋、林屋友次郎早於上個世紀三〇年代中、四〇年代初之間已指出《進學經》為「沮渠京聲譯」所翻的主張站不住腳，進而推理出可能是西晉的譯本。⁷呂澂《新編漢文大藏經目錄》認同這樣的理解（「今附西晉錄」），且將此小「失譯」經歸入《阿含部》。⁸

歸類上，呂氏的判斷值得注意，更何況部分古代經錄即原已反映出此認知。最早且完整保留的華夏釋氏目錄——梁釋僧祐編撰的《出三藏記集》——將「《進學經》一卷」列入《新集安公失譯經錄》裡「今並有其經」的文本中，並附雙行夾注：「或云《勸進學道經》。」⁹雖未表示歸屬類別，但從僧祐既然不是放進《新集安公古異經錄》、《新集安公涼土異經錄》或《新集安公關中異經錄》，就可以得知：在博學多聞的安公（即道安）心目中，《進學經》的譯風上看不出「古」、「涼土」、「關中」等時空特色，只能肯定譯師不詳。及至隋代的目錄，法經等撰的《眾經目錄》就表明了立場，把「《佛說進學經》一卷」編到《小乘修多羅藏錄·眾經失譯》。¹⁰另外兩部同名的經錄——隋彥琮的《眾經目錄》與唐靜泰的《眾經目錄》——處理方式有別，認為「《佛說進學經》一卷」屬於《別生》¹¹中《小乘別生抄》¹²，意味著並非獨立的譯本，而是從漢譯本抄出後個別流通的。可惜，編者未說明所認為的原典為何。

自道安經僧祐乃至法經、彥琮、靜泰，一系列的經錄都只認一種《進學經》。未料隋代出現了一部混淆視聽、影響深遠的典籍，就是費長房的《歷代三寶紀》。該書《小乘錄入藏目·小乘修多羅失譯錄》中載有「《勸進學道經》一卷」，雙行夾注補充：「亦直云《進學經》。」¹³雖然主要經題和「亦云」內容倒置，但資料的來源明顯若非《出三藏記集》，就是法經的《眾經目錄》。問題在於（一）《譯經·宋》的目錄裡，費氏篤定表示有部「《進學經》一卷」為「孝武帝世，北涼河西王沮渠蒙遜從弟安陽侯京聲」所翻¹⁴；（二）在《譯經·魏吳》錄中，費氏列出一「《勸進學道經》一卷」，雙行夾注：「一本無『勸』字」，當作「魏文帝世，月支國優婆塞支謙」的譯本¹⁵；（三）另外在《譯經·宋》錄，又多出一部「《勸進學道經》一卷」，雙行夾注曰：「與梁史共出。亦名《勸進經》。」¹⁶且提出：「宋世不顯年，未詳何帝譯。群錄直注云沙門釋勇公出。見《始興》及《趙錄》。《法上錄》亦載。」¹⁷費氏所創三個說法，皆不可信。例如（三）處所舉的「證據」，「《始興》及《趙錄》」，作者自己都承認他並未看過¹⁸，而《法上錄》的問題亦早就有學者討論¹⁹。

《歷代三寶紀》的謬論一出，後來的經錄往往當真全盤採納。唐「京師西明寺」道宣撰《大唐內典錄》²⁰、「大唐翻經沙門釋靖邁撰」《古今譯經圖紀》²¹、「大唐天后敕佛授記寺沙門明佺等撰」《大周刊定眾經目錄》²²，都是如此，即使以考證嚴謹著稱的「庚午歲西崇福寺沙

門智昇撰」《開元釋教錄》也不例外²³。當然，實際看到的只有一個本子，而此本，《開元釋教錄》編入《小乘入藏錄·小乘經重單合譯》²⁴，《有譯有本錄中聲聞三藏錄·聲聞契經藏》則認定為「宋居士沮渠京聲譯」²⁵，並影響到歷代木刻、石刻、排版印刷等藏經。至於《進學經》的宗旨，傳統的提要目錄資料不多。趙宋「東京法雲禪寺住持傳法佛國禪師惟白集」《大藏經綱目指要錄》在《進學經》下記：「佛說：『有二法：一、靜處點²⁶定；二、博學講義。復有二法：一、財施，二、法施。汝等比丘當勤修習。』」²⁷朝代相同的「元清源居士王古撰」《大藏聖教法寶標目》，《進學經》處則簡要表示：「說諸比丘所當進學事。」²⁸到了明代「北天目沙門釋智旭彙輯」《閱藏知津·小乘經藏》，《佛說進學經》下先注明篇幅為「大半紙」，並分別以千字文標誌該經在明代《南藏》與《北藏》被收錄的函次——「《南》尺，《北》敬」。接著有翻譯的紀錄，說是「劉宋居士沮渠京聲譯」，而最後便指出內容的精華所在：「一、孝順，二、仁慈，三、惠施，四、捨俗。又聖默然及聖說法。又財、法二施，法施為最。」²⁹以上大體是經錄上與《進學經》相關的資訊。在此則進一步對其經文本身進行粗略的整理如下³⁰：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之園須達精舍，大賢眾千二百五十人。佛告諸比丘：「有四雅行，智者常遵，丈夫所修，達士恆奉，不才愚夫所不好樂。何等為四？孝事父母，悅色養足³¹；守仁行慈，終始不殺；惠施濟乏，未曾悖逆³²；遭值聖世，捐榮履道。是四雅行，智者所遵，丈夫所修，達士所奉，不才³³愚夫所不好樂。」佛時頌曰：

「智者稱孝 愍命³⁴慈活 放施普給 超俗崇寂
如是正業 明士所習 聖見已具 定至³⁵無為」

佛告比丘：「復有二法，若在閑宴³⁶，或處大眾，心行³⁷莫懈³⁸：一者靜寂，賢聖默³⁹定；二者博學，講論⁴⁰義。又有二施：飲食⁴¹美味，以安身命；敷散經典，開微悅聽。食施安身，法施遷神。二事⁴²雖快，法施為最。是以比丘念演妙法，宣慧莫癡。既自洗濯⁴³，并淨塵著。如是道法，永度無窮，乃名『出家』，具足覺了。」佛說經竟⁴⁴，比丘歡喜，作禮受教。

根據經文用語的特色來推斷《進學經》的翻譯年代是有困難。一方面確實看得到以竺法護為代表的西晉譯本上出現過的表達方式，諸如頻率較高的「聞如是一時佛遊」或「常遵」，不過這種統計性質的分析法要用得嚴謹，避免自誤誤人。例如「眾千二百五十人」在藏經編者主張是西晉譯本的資料裡出現過二十次，應該可視為當時習慣的用語。問題在《進學經》講的不是這些出處的「大比丘眾」，而是「大賢眾」。這三個字另外僅見於「東晉平陽沙門法顯」翻譯的《大般泥洹經》，且具體語境又不一樣——《長者純陀品》的「我今凡劣亦復如是：蒙佛威神，得同斯等大賢眾數」與《哀歎品》的「今日如來，四大賢眾以為眷屬」⁴⁵——，所以不能把「眾千二百五十人」拿來證明《進學經》譯於西晉。其他用詞的年代關係也都不夠清晰、明確，如「須達精舍」另僅為「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師子吼菩薩品》所用⁴⁶，所以無法單憑語彙的訊息提出任何有說服力的說法，遑論不少詞語或短語是《進學經》獨有的。作為動詞的「悖逆」、當作形容詞、名詞組合的「雅行」或「智者」、「丈夫」、「達士」三個構成一組的名詞，跟後者密不可分的「常遵」、「所修」、「恆奉」及「所遵」、「所修」、「所奉」，加上「不才愚夫」、「所不好樂」、「悅色養足」、「守仁行慈」、「終始不殺」、「惠施濟乏」、「遭值聖世」、「捐榮履道」、「心行莫懈」、「賢聖默定」等等，全部都是《進學經》譯者頗有特色的創舉。

後人較不能接受《進學經》的語言，可從版本編者更動文字的痕跡看得出。舉例來說，「悅色養足」一句，《高麗藏》以外的木刻藏經均改為「悅色養之」，然而就上下文論，「孝事父母，悅色養足」兩個短句，都是由二字搭配的成分構造的：（一）及物動詞「孝事」⁴⁷，（二）「孝事」的受詞——名詞「父母」，（三）修飾「養足」的副詞「悅色」，（四）含「供給所需，使之滿足」義的及物動詞片語「養足」。問題在於「養足」並不是釋典裡出現的用語。⁴⁸於是《舊宋》版

的編者趁「足」字手寫有個字型上從「口」，下從「之」⁴⁹之便，將不熟悉的「足」換成指「父母」的代名詞「之」。另一例就是《高麗藏》「愍命慈活」的「愍命」，在其餘木刻版本改為「愍念」。後者常見於譯本，但前者大體屬未曾聞法。負責整理《舊宋》版的法師又是用熟悉且字形相近的字來取代陌生的字，結果，把原來整齊的「及物動詞+受詞」句型——「愍命」、「慈活」——完全打破。⁵⁰另一例則恰好相反，把不對仗換成對仗，即將「心行莫懈」改為「語氣助詞+動詞」的「必行」、「莫懈」。這種解讀似乎也講得通，但漢文佛典他處都沒有「必+**動詞**+莫懈」的句子，反而法藏敦煌卷子有本《法句經》疏，開頭說：「夫至理無言，稱謂斯斷；玄宗幽寂，心行莫緣。稱謂斯斷故，則有言傷其旨；心行莫緣故，則作意失其真。」⁵¹如此看來，《高麗藏》還是保留了本義：另外有兩件事（「復有二法」），不管你獨自停留於阿蘭若（「若在閑宴」），還是跟僧眾一起生活（「或處大眾」），內心的活動要認真，不可以馬虎（「心行莫懈」）。

年代目前無法進一步考證，只知在東晉道安時代已流通於北方的《進學經》，依初步文獻考察，提要目錄之外，尚傳的古代漢文佛典裡從未被援引，也沒有傳記等歷史資料記載曾有師長加以講解、弘揚。很顯然，對近代之前的佛門學者而言，這部短小的修多羅缺乏參考、提倡價值。有趣的是：在社會環境快速丕變、傳播媒體日新月異的條件下，《進學經》的命運已迥然不同。例如大陸《振道 6431585068 的微博_微博》於「2018-3-14 16:53」貼上「將於 2018 年 3 月 25 日【農曆二月初九】上午 8:30 開始，在浙江麗水市龍泉華嚴塔下——崇仁寺，上大下願大和尚宣說《佛說進學經》」的消息，內文說：「學佛到底是學什麼？生活中又有哪些行為典範可遵循？在《佛說進學經》中：佛言有四雅行，智者所尊、丈夫所修、達士恆奉；何所不樂？不才愚夫所不好樂。不度此生待何生？大願法師開示可以找到答案。歡迎大家敬請關注互相轉告，同入法會，共享法益，功德無量，阿彌陀佛！」⁵²另外於「2018-3-27 16:30」又通知大家：「為了感恩十方諸佛菩薩的慈悲加持，感念護法諸天菩薩及龍神土地護持的恩德，為祈願天地和諧、人民安康、佛法興隆，在大眾的祈請下，2018 年 3 月 25 日【農曆二月初九】，上大下願大和尚法駕龍泉崇仁寺宣說《佛說進學經》。」⁵³

在此之前（「2018 年 1 月 17 日星期三」），「大眾閱藏」發表了題為《全面指導在家出家修行的一部短經》的小文章，強調《進學經》的重要性⁵⁴；此後（「2019-04-23」），《每日頭條》刊登了「由耀如樂園發表」的《你知道嗎？佛說有四種高雅之行，可以讓你達到無為的涅槃之樂》，包括白話翻譯與略解⁵⁵。更早——最遲 2008 年——有馬來西亞籍的黃威南居士撰寫一篇《如何學習佛法？》，《序》中說：「學佛到底是學什麼？生活中又有哪些行為典範可遵循？學佛多年的威南與大家分享他在《佛說進學經》中所找到的答案。」⁵⁶而筆者目前能找出的這股奇特《進學經》熱的起點是美國菩提學會（Mahabodhi Society of USA）的《菩提會訊》第十一期（2003 年 8 月的《戰爭的省思專輯》）在「善知識法乳，孳養法身慧命」的《甘露法雨》專欄所刊登的《佛說進學經》。那是仁俊長老於當年 3 月 29 日開示的，由歐蜀華老師口譯，黃秀玉整理。⁵⁷可留意的是：對一部小經的這種空前的關注也影響到西藏佛教——《菩提洲-希阿榮博堪布菩提之路》網站的《藏歷查詢》在「公曆 2018 年 04 月 02 日」（即「藏歷土狗年二月十七」）「頂禮本師釋迦牟尼佛！」後所列佛語，就是引自《佛說進學經》！⁵⁸

當然，茲所提近代發展基本上反映在學佛的宗教信仰領域，但實際上就佛學的學術研究而言，重新考究《進學經》的時機似乎也已來臨。因緣是這樣：蒲成忠一篇考證《成具光明三昧經》的論文裡處理該經語彙時，談起「明士」，說此詞原本指「有所明瞭的人」（“a person who understands”），但據學者研究，早期漢譯佛典裡亦用以翻「菩薩」。蒲氏則揭示「明士」：（一）在部分釋氏翻譯文獻——包括《佛說進學經》——仍然保留其本義（“wise persons”），但（二）另有地方卻是「佛」的譯語。⁵⁹對後者的舉例，蒲氏引述支謙某譯本中（“in one Lokakṣema’s translations” [sic!]) 的「菩薩隨明人之教度脫惡道」，並腳注中先提供引文出處，然後附上兩句跟原本的文脈無法連貫的話：

“The An Shigao’s *Qichu sanguan jing* is an earlier translation of the *Foshuo jingxue jing*. In his version, in place of the later version’s *mingshi*, there is *xiazhe* (點者, ‘wise one’), T. 2, p. 883a.”⁶⁰句中的語法問題撇開不談，重點在於蒲氏認定《佛說進學經》有一個比較早期的譯本，即東漢安世高的《七處三觀經》。當然，兩部修多羅嚴謹對照之後，很難相信蒲氏所提“an earlier translation”的說法，不過二者有部分共同內容，無疑是很有價值的發現。Paul Harrison 於 1997 年整理安世高的《增一阿含》譯本，並沒有注意到這點。⁶¹十五年後，蘇錦坤發表了一篇文章來「回應」Harrison 氏，想法甚多，卻仍不知宜參照《進學經》。⁶²再過一年，蘇氏又有新專文，在「《七處三觀 47 經》」上很辛苦花了更大的功夫，然而可惜，還是不清楚有重要的古文獻應該參照⁶³，而今聲聞契經方面最完整的對照資料庫 *SuttaCentral* 也尚未指出此事實⁶⁴。為了較具體說明狀況，以下試將兩種漢譯⁶⁵與巴利 *Aṅguttaranikāya* (《增支部》) 中相近的經文初步對照如下：

《七處三觀經》	《進學經》	AN 3.5.45
聞如是：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行在祇樹給孤獨園。	一時佛遊舍衛祇樹之園須達精舍，大賢眾千二百五十人。	
佛便告比丘：	佛告諸比丘：	
「四行為點所有，為賢者所知，非愚者所知，慧者可意。	「有四雅行，智者常遵，丈夫所修，達士恆奉，不才愚夫所不好樂。」	tīṇimāni bhikkhave paṇḍitapaññattāni sappurisapaññattāni.
何等為四？	何等為四？	katamāni tīṇi.
布施——比丘！——點人知，賢者知，慧者可者。		dānaṃ bhikkhave paṇḍitapaññattaṃ sappurisapaññattaṃ.
不欺——比丘！——一切天下所點知，如上說。		
		pabbajjā bhikkhave paṇḍitapaññattā sappurisapaññattā.
孝事父母——比丘！——所點知，如上說。	孝事父母，悅色養足；	mātāpitūnaṃ bhikkhave upatthānaṃ paṇḍitapaññattaṃ sappurisapaññattaṃ.
	守仁行慈，終始不殺；	
	惠施濟乏，未曾悞逆；	
作沙門——比丘！——所點知，如上說。	遭值聖世，捐榮履道。	
法行道——比丘！——所點知，亦賢者知，愚人所不知，點者可。」	是四雅行，智者所遵，丈夫所修，達士所奉，不才愚夫所不好樂。」	imāni kho bhikkhave tīṇi paṇḍitapaññattāni sappurisapaññattānīti.
從後說絕：	佛時頌曰：	
「自知有布施不欺制意自守亦孝父母有守行」	「智者稱孝愍命慈活放施普給超俗崇寂」	sabbhi dānaṃ upaññattaṃ ahiṃsā samyamo damo, mātāpitu upatthānaṃ santānaṃ brahmacārinaṃ.
是事一切為點者行如是可見成就便世間得淨願」	如是正業明士所習聖見已具定至無為」	sataṃ eṭāni thānāni yāni sevetha paṇḍito, ariyo dassanasampanno, sa lokaṃ bhajate sivanti.
佛說如是。		

在此對照的基礎上實有不少現象可以探索，但礙於篇幅，在此先下一小結論，即《進學經》前半部與《七處三觀經》此段⁶⁶無疑有十分密切的關係，且顯然屬於跟巴利《增支部》和漢譯《增一阿含》都不同的古代印度佛教部派。那麼，《進學經》既出自某部所傳的《增一阿含》，照該《阿含》的編輯原則，「四法」應該排在「二法」後面。問題是：《進學經》先討論某組四法，接著長行、偈頌後，便突然來個「佛告比丘：『復有二法，……』」。足見，《進學經》前後兩半並不反映《增一阿含》的順序。此外，據「復有二法」可進一步推理，闡述「若在閑宴」等等的經文前本來最起碼載有另一段同樣講「二法」的文字。這種情形不禁令人懷疑後來命名為《進學經》或《勸進學道經》的這小翻譯作品並未直接譯自印度的修多羅，而實際上是天竺某大德「經抄」的翻譯，在中國信眾或釋氏學者的心目中才升級為「經」。

不僅如此。《進學經》二法中所謂：「又有二施：飲食美味，以安身命；敷散經典，開微悅聽。食施安身，法施遷神。二事雖快，法施為最。是以比丘念演妙法，宣慧莫癡。既自洗濯，并淨塵著。」對照傳統的對等說法，古漢譯有（一）「東晉罽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增壹阿含經·有無品》：「有此二施。云何為二？所謂：法施、財施。諸比丘！施中之上者，不過法施。」⁶⁷（二）「後秦龜茲國三藏鳩摩羅什譯」《十住毘婆沙論》中《序品》：「施有二種：法施、財施。二種施中，法施為勝。」《分別法施品》：「經說：『有二施：財施、法施。二施之中，法施為上。』」⁶⁸（三）「北涼中印度三藏曇無讖譯」《優婆塞戒經·雜品》：「施有二種：一者財施，二者法施。財施名下，法施名上。」⁶⁹現代漢譯則可參考《增支部·二集·施品》：「比丘們！有此二種施。哪二種？財施、法施。此即二種施。此二種施中，法施最殊勝。」⁷⁰這些傳統經文的背景下重新細讀《進學經》，發現真正相應的部分只不過是：「有二施：飲食……，經典……。……二事雖快，法施為最。……」那麼，其他內容怎麼來的？答案在押韻。佛經的譯文——即使是偈頌——並沒有韻腳，但是《進學經》後半這段文字卻呈現一種不可否認的音響效果：「又有二施：飲食美味，以安身命；敷散經典，開微悅聽。食施安身，法施遷神。二事雖快，法施為最。是以比丘念演妙法，宣慧莫癡。既自洗濯，并淨塵著。」假設道安當時《進學經》已包函此文，當然應該用四世紀的北方音來讀誦。在此暫且參考唐宋的中古音來瞭解狀況：「身」、「神」本身疊韻⁷¹；「濯」、「著」雙聲，其入聲韻尾又都為 -k⁷²；「快」、「最」皆為去聲字，韻母接近⁷³；「命」、「聽」雖歸屬不同聲，母音相近，韻尾一致⁷⁴。這樣的安排絕非偶然，意味著《進學經》後半至少此段是華人學者在經文的基礎上用吸引聽眾的悅耳方式自由發揮。如此，見於歷代藏經的《進學經》除了可確認的修多羅譯文外，還有本土古代通俗講經說法的紀錄，頗值得更深入探討。

1. 《進學經》雖未廣為流傳，還是有人注意到它，例如「04-06-2019, 09:29 PM」有位資深成員“schengl”在 *HardwareZone Singapore* 的討論區“Buddhist Verses & Silent Readings For Reflection (靜思語) - Part 5”上用“a short and sweet sutra”來介紹該經（<<https://forums.hardwarezone.com.sg/eat-drink-man-woman-16/buddhist-verses-silent-readings-reflection-part-5-a-5973073-194.html>>, 16.8.2019）。
2. 見 T 17.798.744 b 8-10。
3. 刊登於《佛學研究》第 13 期（北京，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2004）第 86-109 頁。全文見<<http://www.chinabuddhism.com.cn/a/fxyj/2004/2004f17.htm>>（16.8.2019）。
4. 見《六朝漢譯佛典偈頌與詩歌之研究__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nclcdr&s=id=%22087PU000045001%22.&searchmode=basic&extralimit=asc=%22%E9%9D%9C%E5%AE%9C%E5%A4%A7%E5%AD%B8%22&extralimitunit=%E9%9D%9C%E5%AE%9C%E5%A4%A7%E5%AD%B8%22>>, 16.8.2019）《參考文獻》。
5. 見 Tsui Chung-hui 著 *A study of early Buddhist scriptural calligraphy: based on Buddhist manuscripts found in Dunhuang and Turfan (3-5 century)*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0) 第 113 頁。

- 6 見 Huynh Trung 著 *A Reappraisal of Kumārajīva's Role in Medieval Chinese Buddhism: An Examination of Kumārajīva's Translation Text on "The Essential Explanation of the Method of Dhyāna"* (University of the West, 2011) 第 20 頁。
- 7 參境野黃洋《支那佛教精史》(1935)及林屋友次郎《經錄研究》(1941)。見《CBC@: Text: T0798; 佛說進學經; Quanjīn xue dao jing 勸進學道經》(<<https://dazangthings.nz/cbc/text/355/>>, 16.8.2019)。
- 8 見《呂澂佛學論著選集》(濟南, 齊魯書社, 1991) 第三卷第 1735 頁。翻譯年代問題, 有大陸學者採納呂說, 如孫尚勇《中古漢譯佛經偈頌體式研究》(收錄於《普門學報》第 27 期 [2005] 第 181-220 頁) 第 194 頁。另有篇本世紀初的論文, 乍看之下令人懷疑作者是否認為《進學經》出自西晉法護之手, 即 Pu Chengzhong (蒲成忠) 著 "Notes on the *Chengju guangming jing*, 'Sūtra of Achieving the Bright Light Concentration'" (收錄於 *Buddhist Studies Review* 第 25 卷第 1 期 [2008] 第 27-53 頁)。蒲著第 37 頁, 正文 "In other translations, such as those of Zhu Fahu's (竺法護, i.e. Dharmarakṣa 237-314 CE), the term seems to mean neither *buddha* nor *bodhisattva* but 'wise persons'", 首先提的範圍大 (「其他譯本裡」), 接著就縮小舉例 (「例如法護的譯本」), 容易讓讀者預期該處第 38 腳注 "For examples, see *Puyao jing* (普曜經), T. 3.533a, *Zheng fahua jing* (正法華經), T. 9.109b, *Fo suoxing zan*, T. 4.39b, *Fo benxing jing* (佛本行經), T. 4.81c, *Foshuo jingxue jing*, T. 17.744b" 中所羅列的文獻都屬法護譯本, 尤其因為前面舉的《普曜經》、《正法華經》真的為法護所譯。問題在接著的兩本確定不是「敦煌菩薩」法護的譯著, 所以末尾提的《進學經》在作者的認知裡大概也為他人所翻。不過這些, 作者並未交代, 讀者都必須自己考釋, 以便釐清狀況到底如何。蒲文令人閱讀有障礙, 一方面跟其英語表達有關, 例如 "Zhu Fahu" 為何同時用兩種所有格——"of" 和 "s"——, 或 "For examples" 為什麼用複數, 都很不熟悉。另一方面則是資料的處理不一致——同一注中五個經題僅有三題括弧裡附上原文——, 對常用書名陌生——《正法華經》的「正」是修飾「法」, 所以「正法」(*zhengfa*) 是個詞, 不是「法華」(*fahua*)——, 甚至華文的轉寫也有訛誤——「進」讀作 "jin", 並非 "jing"。
- 9 見 T 55.2145.17 b 8。
- 10 見《法經錄》的新精勘本, 即釋顯照撰法鼓文理學院佛教學系 2019 年碩士論文《隋法經等〈眾經目錄〉研究》第 165 頁。此處仍有雙行夾注: 「一名《勸進學道經》。」藏經出處見 T 55.2146.131 c 9。
- 11 即「於大部內抄出別行」的文本, 見 T 55.2147.162 a 6。
- 12 分別見 T 55.2147.169 c 20、2148.204 c 2。兩部目錄雙行夾注都作: 「一名《勸進道經》。」
- 13 見 T 49.2034.117 c 3。
- 14 見同上, 92 c 26、93 a 19-20。《高麗藏》本的《小乘錄入藏目·小乘修多羅失譯錄》其實又出了問題, 因為「《勸進學道經》一卷」前不遠有一則「《新歲經》一卷」, 雙行夾注說: 「一名《直進學經》。」(見同上, 117 b 28。《直進學經》這個經名在別的地方都找不到, 而據《大正藏》勘勘注, 《舊宋》、《宋》、《元》、《明》四藏此處作《婆耆羅經》。「《婆耆羅經》」另僅見法經、彥琮二錄, 為《新歲經》的別名, 分別參 T 55.2146.131 c 3、2147.155 a 21。《法經錄》另參上引釋顯照論文第 165 頁。
- 15 見 T 49.2034.58 a 26、58 c 14-15。
- 16 見同上, 94 a 9。據《大正藏》勘勘注, 「共出」的「出」, 《舊宋》本無。
- 17 見同上, 94 a 11-13。
- 18 見同上, 127 c 9 -10、16-17: 「右二十四家錄, 檢傳記有目, 並未嘗見, 故列之於後, 使傳萬世。」據《大正藏》勘勘注, 此段文字, 《舊宋》、《宋》、《元》、《明》四藏作: 「右二十四家錄有目, 並未嘗見, 故列之。」有關《趙錄》的問題, 另參譚世保著《漢唐佛史探真》(廣州, 中山大學出版社, 1991) 第 121-124 頁, 尤其第 123 頁。
- 19 如上引譚世保書第 191-194 頁。
- 20 分別見 T 55.2149.229 a 10、260 b 9、261 b 20。
- 21 分別見 T 55.2151.351 c 28、360 c 23、363 b 2。
- 22 見 T 55.2153.418 a 7-12。
- 23 分別見 T 55.2154.489 a 10、530 c 19、532 b 17。
- 24 見同上, 693 a 20。

- 25 見同上，616 a 11-12。
- 26 這個講不通的「點」字，依《進學經》的經文容易確定，原來是「默」字的訛誤。
- 27 見《法寶綜目錄》2.37.703 c 15-17。
- 28 見《法寶綜目錄》2.38.819 c 8-9。
- 29 見 J 32.B271.128 a 27-b 3。對《法寶綜目錄》3.74.1196 b 26-29，「大半紙」作「十七行」。
- 30 參考過的版本有《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2018》（【版本記錄】發行日期：2019-07-04）與《磧砂藏》（Q 19.811.191 b 6-24）。
- 31 據《大正藏》勘勘注，《高麗藏》「養足」的「足」，《舊宋》、《宋》、《元》、《明》四藏作「之」。《磧砂藏》亦同。
- 32 《磧砂藏》卷末音釋：「恪：良刃反。」（見 Q 19.811.196 a 20。）唐「翻經沙門慧琳撰」《一切經音義》卷第五十五《佛說進學經》音譯「恪逆」下注：「上力刃反。《考聲》云：『恪，惜也。』《字書》云：『食也。』《古今正字》云：『恪，鄙恪也。』從『心』、『吝』聲。『吝』音同上。」（見 T 54.2128.672 a 5。）針對《考聲》的「恪」形，徐時儀校注《〈一切經音義〉三種校本合刊》（上海，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中冊第 1482 頁第 12 注說：「據文意似當作『恪』。」語氣恐太婉轉。參宋「燕京崇仁寺沙門希麟集」《續一切經音義》卷第三《新花嚴經》卷第二十九「慳恪」注：「上苦間反。《切韻》云：『慳也。』《爾雅》曰：『慳固也。』郭璞云：『慳然，牢固也。』下良刃反。《切韻》云：『鄙財曰恪。』《考聲》云：『惜也。』或作『慳』、『吝』、『忒』。皆俗字。」（見 T 54.2129.944 c 11-12。）
- 33 據《大正藏》勘勘注，「不才」，《舊宋》版誤作「下才」。
- 34 據《大正藏》勘勘注，「愍命」的「命」，《舊宋》等四木刻藏作「念」。《磧砂藏》亦同。
- 35 據《大正藏》勘勘注，「定至」的「至」，《舊宋》本作「天」。
- 36 《磧砂藏》卷末音釋：「宴：於見反。」（見 Q 19.811.196 a 20。）
- 37 據《大正藏》勘勘注，「心行」的「心」，《舊宋》等四木刻藏作「必」。《磧砂藏》亦同。
- 38 五代「漢中沙門可洪」依河府方山延祚寺藏撰《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第十三冊《小乘經音義》，「《進學經》一卷」下注：「莫懈：上忙各反。」見 K 35.1257.42 b 10-11。《高麗藏》此處「莫」字下面的「大」刻得像「丌」，是該藏異體字（參李圭甲《高麗大藏經異體字典》〔漢城，高麗大藏經研究所，2000〕第 877 頁）。CBETA 的電子版竟視之為「募」，謬之甚矣。
- 39 「默定」的「默」，《磧砂藏》作「嘿」。《大廣益會玉篇》卷第五《口部》：「嘿：莫比切。與『默』同。」（見《玉篇》〔臺北，國字整理小組，無年〕第 97.4 頁。該版本的反切下字「比」是「北」的訛誤，參林尹校訂《新校正切宋本廣韻》〔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6〕第 529.10 頁。）釋行均《龍龕手鏡》（北京，中華書局，1985）第 276.8 頁：「嘿：莫北反。靜無言也。」
- 40 《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遂義：上相遂反。」見 K 35.1257.42 b 11。《磧砂藏》卷末音釋：「遂：雖醉反。」見 Q 19.811.196 a 20。
- 41 據《大正藏》勘勘注，「飲食」的「飲」，《舊宋》等四木刻藏作「飯」。《磧砂藏》亦同。形近而誤。
- 42 據《大正藏》勘勘注，「二事」的「二」，《高麗藏》作「一」。茲從《舊宋》、《宋》、《元》、《明》、《磧砂》諸藏。
- 43 上引《一切經音義》「洗濯」下解說：「上西禮反，下撞角反。《毛詩傳》云：『濯猶滌也。』又曰：『所以救熱也。』《廣雅》云：『洗也。』顧野王云：『浴也。』《說文》：『濯，澣也。從『水』，『翟』聲。』『撞』音濁江反，『澣』音『緩』，『翟』音同上。」見 T 54.2128.672 a 6-7。上引《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洗濯，音『濁』。」見 K 35.1257.42 b 11。
- 44 據《大正藏》勘勘注，「經竟」的「經」，《舊宋》等四藏無。
- 45 分別見 T 12.376.859 b 19-20、863 c 2。
- 46 見 T 12.374.541 b 16。
- 47 「孝事」未見大部頭中文工具書收（如《中文大辭典》、《漢語大詞典》），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則視之為名詞（「表示辦理喪事的標誌」，見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t/gswweb.cgi>>, 24.8.2019）。實際上，隋唐前歷代漢譯佛典不乏其動詞例，如《六度集經》「不如孝事其親」（T

- 3.152.12 b 16-17)、「元魏婆羅門瞿曇般若流支譯」《正法念處經·畜生品》「孝事父母，供養沙門及婆羅門」(T 17.721.116 c 17)、「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第一分·遊行經》「汝聞跋祇國人孝事父母，敬順師長不」(T 1.1.11 b 4-5)、「北涼天竺沙門浮陀跋摩共道泰等譯」《阿毘曇毘婆沙論·雜捷度·無義品》「若世間人孝事父母，諸天稱歎」(T 28.1546.162 a 15)「東晉天竺三藏佛跋陀羅譯」《大方廣佛華嚴經·淨行品》「孝事父母 當願眾生 一切護養 永得大安」(T 9.278.430 c 3-4)。
- 48· 趙宋後作品中的「養足」，如元「瀨東沙門曇暉述」《新脩科分六學僧傳·戒學·弘法科·宋法顯》「母得所養足矣」(X 77.1522.165 a 19)、「明護國金剛寺住持如愚著」《〈法華經〉知音》「或有人禮拜下，供養足矣」(X 31.608.369 c 1)、「清」侍者廣熙錄、瑞鹿法孫行信編次《大休珠禪師語錄·讚·自讚·又(行果禪人請)》「冷地一念自慚惶，水邊林下保養足」(J 27.B192.220 c 27)，其「養」字要跟前一字讀一起為「所養」、「供養」、「保養」，「足」當其謂語。從句法結構來看，這跟多數先秦文獻裡的「養足」一致，例如《韓非子·八說》「不作而養足，不仕而名顯」、《管子·法法》「小人食於力，則財厚而養足」、《管子·侈靡》「山不童而用贍，澤不槁而養足」等等。(參 *Chinese Text Project* 網站 [<https://ctext.org/pre-qin-and-han?searchu=養足>], 24.8.2019)。(一個例外是《黃帝內經·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的「惟賢人上配天以養頭，下象地以養足」，有人白話翻譯為「只有那些最聰明的人，對上，順應天氣來養護頭顱；對下，順應地氣來養護雙腳」。(見郭藹春《黃帝內經素問校注語譯》[貴陽，貴州教育出版社，2010] 第 38 頁)。
- 49· 見《教育部異體字字典》(<http://dict2.variants.moe.edu.tw/yitia/fra/fra04001.htm>), 25.8.2019)。
- 50· 在中國佛教本土的著作裡有一處，版本呈現的狀況正好相反。「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撰」《高僧傳·譯經·求那跋摩》有句話說：「大王天慈，寧不愍念？」(T 50.2059.340 b 22)《高麗藏》的「念」，其他木刻藏經悉數作「命」。「念」字應是受數行前「暴寇相攻，宜須禦捍，但當起慈悲心，勿與害念耳」句(340 b 15-16)的影響，但實際上，此處「命」較合理，因為：(一)該句前說：「王若捨國，則子民無依，且敵國凶強，恃險相對。如失恩覆，則黔首奚處？」後面接著的句子進而強烈表態：「敢以死請！」(分別見同上，340 b 20-22、23)說話的人顯然面對生死關頭，所以從上下文判斷，「命」字為妥。(二)該句曾為唐代學者引用，即《開元釋教錄·總括群經錄·宋劉》沙門求那跋摩傳「大王天慈，寧不愍命」(T 55.2154.526 c 3-4)，所以可確定寫本時代確實有用「命」字例。
- 51· 見 T 85.2902.1435 c 10-12。
- 52· 見《振道 6431585068 的微博_微博》(https://www.weibo.com/u/6431585068?refer_flag=1001030103_&is_all=1#_loginLayer_1566132389882), 17.8.2019)。
- 53· 同上。
- 54· 見《全面指導在家出家修行的一部短經》(<https://xw.qq.com/cmsid/20180120A05Q6H/undefined>), 17.8.2019)。
- 55· 見《你知道嗎？佛說有四種高雅之行，可以讓你達到無為的涅槃之樂 - 每日頭條》(<https://kknews.cc/other/5nrxr23.html>), 17.8.2019)。
- 56· 見新加坡《佛友資訊》網站《佛友佛教文章 - 如何學習佛法？》(<http://www.foryou.sg/qq1/slot/u401/cart/206cart4.htm>), 17.8.2019)。(說最遲 2008 年發表，是因為《情愛如來的博客》於「2008-06-24 20:57:10」加以轉載(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40c08201009rpe.html), 17.8.2019)。
- 57· 見《佛說進學經--- 仁俊長老開示》(http://www.mahabodhi.org/newsletters/MBSJ11_1.htm), 17.8.2019)。
- 58· 見《藏歷土狗年二月十七_公曆 2019 年 08 月 18 日_藏歷查詢_菩提洲》(<http://www.ptz.cc/plus/list.php?tid=78&sTime=2018%2F04%2F02>), 17.8.2019)。
- 59· 參蒲氏上引論文第 37-38 頁。
- 60· 見同上，第 38 頁第 40 注。
- 61· 參 Paul Harrison 著「The Ekottarikāgama Translations of An Shigao」(收錄於 Petra Kieffer-Pülz、Jens-Uwe Hartmann 合編 *BAUDDHAVIDYĀSUDHĀKARAH: Studies in Honour of Heinz Bechert on the Occasion of His 65th Birthday* [Swisttal-Odendorf: Indica et Tibetica Verlag, 1997] 第 261-283 頁) 第 270 頁第 18 項。

-
62. 見蘇錦坤著《〈七處三觀經〉的結構與譯者 ---兼對 Paul Harrison 論文 (1997) 的回應》(收錄於《正觀》第六十二期 [2012] 第 99-192 頁) 第 112-113、115 頁。
63. 見蘇錦坤著《漢譯佛典新式標點舉例》(收錄於《正觀》第六十六期 [2013] 第 39-112 頁) 第頁。
64. 參 *Ekottarikāgama (2nd)—Suttas and Parallels* (<<https://suttacentral.net/ea-2>>, 25.8.2019) “EA2 47”。
65. 《七處三觀經》相關經文見 T 2.150A.882 c 26-883 a 7。
66. 本段經文到底要算第幾則,《大正藏》的編者、Harrison 氏和蘇氏,看法都不一致。既不影響拙文提出的分析,茲不贅論。
67. 見 T 2.125.577 b 15-17。
68. 分別見 T 26.1521.22 c 4-5、53 c 9-10。
69. 見 T 24.1488.1059 b 15-17。
70. 見關則富譯注《巴利語佛經譯注:增支部(一)》(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6) 第 206 頁。對等的巴利語經文見 *Aṅguttaranikāye Dukanipāte Ta-tiyapaṇṇāsake Dānavaggo* 142: “dvemāni bhikkhave dānāni. katamāni dve. āmi-sadānañca dhammadānañca. imāni kho bhikkhave dve dānāni. etadaggaṃ bhikkhave imesaṃ dvinnaṃ dānaṃ yadidaṃ dhammadānanti.”
71. 身失人切,神食鄰切,都在上平。十七。「真」韻,分別見上引《廣韻》第 103.3、102.8 頁。
72. 灌直角切,入。四。「覺」韻;著直略切,入。十八。「藥」韻。分別見上引《廣韻》第 466.7、504.3 頁。
73. 快苦夬切,去。十七。「夬」韻;最祖外切,去。十四。「泰」韻。分別見上引《廣韻》第 386.6、382.2 頁。
74. 命眉病切,去。四十三。「映」韻;聽他丁切,下平。十五。「青」韻。分別見上引《廣韻》第 429.5、197.4 頁。

